



丁村發掘記

· 賈蘭坡 ·

丁村在山西省南部的襄汾縣〔註1〕，離太原市302公里。同蒲路是縱貫山西省的一條鐵路，丁村就在史村車站南面5公里（圖1）。汾河水在這一帶沖出兩側階地〔註2〕向南奔流（圖2），這個村莊就在東岸約有10公尺高的一個階地上。在這個約有100餘戶的村莊中，一幢幢明代和清代的宏敞房舍或樓閣，顯示了整個村莊外貌的壯麗。黃昏時分，晚霞照在汾河上，映出鮮紅色的水面，襯上綠蔭蔭的森林，這個村子也就更加美麗。到過丁村的人，都不會忘記它的景色。

在這一帶遼闊的土地上，遠在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生長居住了。以後這裏一直沒有斷過人烟，因為在這一帶的地表上，還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址。

發掘的經過

我國大建設開始，地下的寶藏也大量地出現了。許多罕見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的發現，與勞動人民的重視和努力是分不開的。丁村的舊石器地點的發現也不例外。

由丁村往南一直到柴莊，沿着汾河東岸，地層中堆有大量的純淨沙礫，附近基本建設所用的沙礫，大部分是由這裏供應的。1953年5月間，工人們在這裏掏取沙礫，發現了若干巨大的脊椎動物化石，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接到報告後，派王擇義同志前去調查，當時在汾城縣人民政府程玉樹同志的協助下，徵集到一對長達1.1公尺的原始牛角和兩具象的下頷骨化石，並且採集了若干犀牛和馬的牙齒。當時並且發現沙礫中含有若干破碎的石片和帶有稜角的石球，石片不像是天然力所破碎的，石球也不像是受到河水沖磨而成，和其他的礫石有着顯明的區別。因此，他們就將這些破碎的石片、石球和各種骨化石運到太原。

同年冬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周明鎮同志到太原了解近年來在山西各地採集的脊椎動物化石，見到這項石片，也認為有人工的痕跡，就把它們帶回北京作進一步的研究。

這些石片和石球，人工的痕跡很清楚，石片上雖然沒有第二步加工，但是有清楚的台面〔註3〕和打擊出來的半顆體，台面和破裂面的交角保持着大角度，石片肥厚。石球的稜角也具有打製的斑痕。我們可以判斷它們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舊石器時代的地點，過去在我國發現的並不多，更顯得丁村的發現十分重要。因此，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就將丁村的發掘工作定為1954年度的野外工作重點之一。為了進行發掘的籌備工作，1954年6月間古脊椎動物研究室又由裴文中文同志前往作了一次復查。

丁村的發掘工作，是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主持，並由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襄汾縣文教局參加而組成的發掘隊來進行的。經常參加工作的人員有18人。發掘隊在9月22日到達丁村，當日即到丁村以南了解情況。出南門約半公里，便可以見到掘過的一堆一堆沙丘，分佈在汾河邊上的鐵路兩側，在沙丘上隨便可以檢到石器或骨化石的碎片。在高出汾河水面11公尺的原生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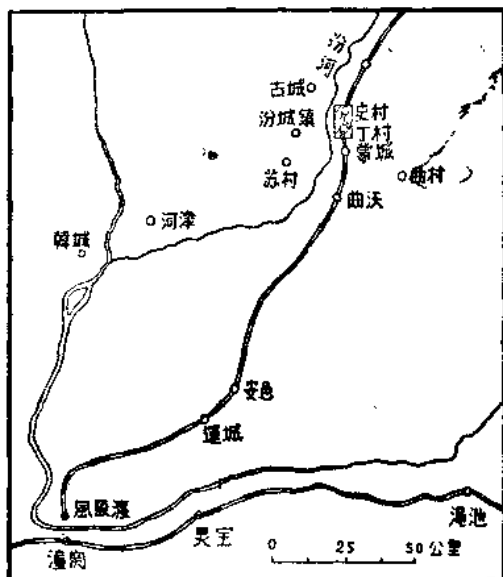


圖1 丁村的地理位置。



圖2 丁村附近的汾河，從舊石器時代起就有人在這裏生長居住着。

石層中發現了一件犀牛下頷骨，在發現下頷骨的附近發現了二件人工打擊的石片。這個地點編號為54:90地點。

發掘隊在二十三、四兩日，北到史村，南到柴莊，在南北11公里的距離內，沿着汾河東岸作了一般性的觀察；又發現了舊石器和比較古老的化石地點8處，編號從54:91到54:98。在這個區域內舊石器分佈很廣，石器和同時代的動物化石都生存在上部蓋有黃土的紅色土層之下的沙礫層中。從9月23日起，我們選出54:90和54:91兩個地點進行試掘。通過試掘，知道了沙礫層中所含的石器和動物化石分佈的情況。在試掘之後，我們便分為幾個小隊進行發掘。發掘的方法，首先是在外露的層面上進行採集，凡是外露的層位不全而又認為是重要的地點，都打了探溝。在打探溝的過程中，不僅對地層有了詳細的了解，同時也可以掌握地層中所含化石和石器數量的情況，然後再規定出所需要的發掘面積。為了使化石不致因發掘而解體，每個地點在繪好剖面圖之後，即由地表層的黃土開始，依着層位的順序，一層一層地往下發掘，一直發掘到沒有石器或化石為止。

在進行發掘的過程中，又在附近發現了5處化石地點，編號從54:99到54:103，前後一共發現了14個地點。

在這14個地點中，有11個地點不但發現了動物化石，而且也發現了石器。但由於地層中所含化石或石器的數量不同，只有9個地點作了比較有系統的發掘，有2個地點只就外露部分作了表面採集，還有

3個地點因為地層比較老，只有脊椎動物化石發現，沒有進行系統的發掘。

發現化石和石器最豐富的，是54:97、54:98、54:99(圖3)、54:100(圖4)和54:102等地點。其中最突出的是54:100地點，在這裏不但發現了種類比較豐富的脊椎動物化石和石器，而且還發現了3枚人的牙齒。

汾河水將54:100地點附近侵蝕成一個高達22公尺的峭壁，造成一個極清楚的天然剖面，從峭壁的砂礫層中就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動物化石，在交錯砂層之間的礫石層中尤其豐富，鹿角，馬骨和犀牛牙齒時常可以找到。人的右上內側門齒及右下第二臼齒就是傅子安和王擇義兩同志在10月15日和18日分別從礫石層中發現的。

54:100地點的發掘，是在一段長11公尺，寬7公尺的面積內進行的。在礫石層以上約1公尺的地方，發現了一具犀牛骨架。它是背向汾河側臥着，除一條後腿脫離身軀比較遠以外，其他部分幾乎互相連接着。根據觀察，應當屬於梅氏犀。在犀牛骨架之下約1公尺的礫石層中，發現了各種脊椎動物化石和石器，傅子安同志又在11月5日發現了一枚人的右外側門齒(圖5)。

我們從9月22日到丁村開始工作，到11月12日止，共計工作52日，除工作人員外，每日平均有民工24人參加發掘。在系統發掘的9個地點中，共計發掘含石器及化石的砂礫1322立方公尺，如果連上部黃土和紅色土在內，發掘的體積，共計有3243立方公尺。

我們的收穫

通過這次發掘，我們對這個地區的地層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所發現的石器，雖然地點不同，但都是在相同的礫石層和它上下附近的交錯砂層中發現的，這些地層就叫作文化層。有的地點雖然沒有交錯砂層，而只有礫石

層，但是在紅色土層之下的礫石層中也可以找到石器。

在文化層之上，一般都是紅色土堆積，紅色土比較硬，在裏面偶爾還可以見到細小的結核帶[註4]，經過系統發掘的幾個地點的紅色土層，一般都不厚，平均不超過8公尺。在紅色土的上部都覆蓋着一層黃土，厚度均不超過5公尺。從高出汾河水面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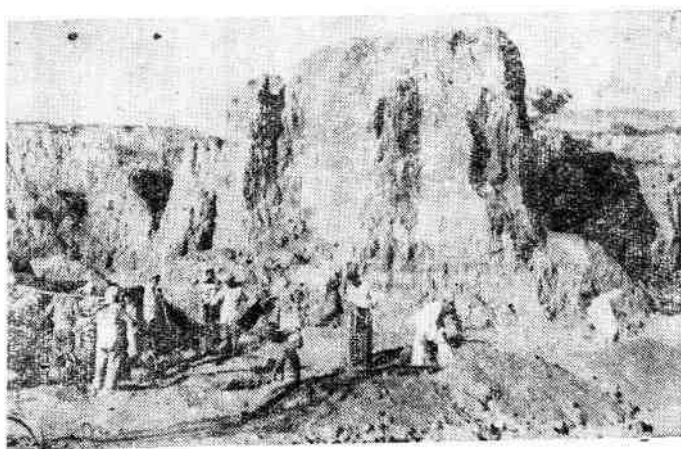


圖3 丁村南門外54:99地點的發掘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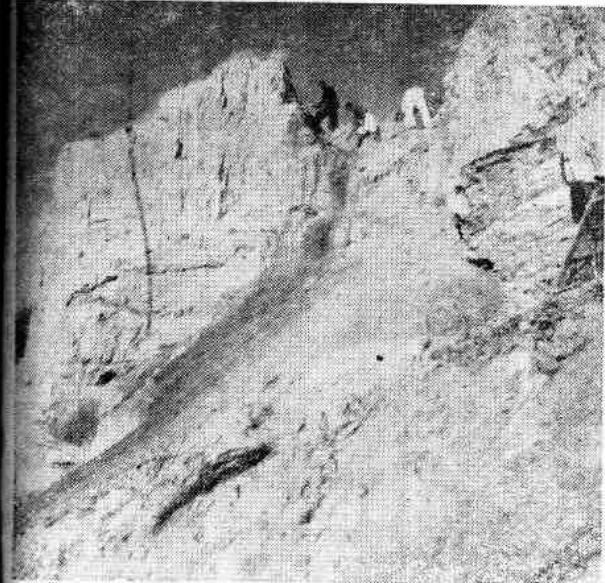


圖4 丁村南汾河邊沿上54:100地點的發掘情形。

公尺的第二階地起到高出水面300公尺的山坡上，不論它的下面有沒有紅色土堆積，表面上都有黃土覆蓋。我們在黃土底部雖然沒有見到底部礫石，從紅色土和黃土中也沒有找到化石，但是根據上面的情況，我們可以將黃土和底部的紅色土劃分開來。

由於紅色土和黃土的劃分，同時在沙礫層中有石器的地方，又有大量的厚殼蚌出現，可以說明文化層的上限至晚也是在黃土期以前。

這一帶的基底岩〔註5〕層是含有長身貝〔註6〕化石的石炭二疊紀〔註7〕的砂頁岩，上面和深紅土作不整齊的接合。這層深紅土由其性質觀察，相當於上新世〔註8〕初期的蓬蒂紀〔註9〕。紅色土的上面是砂岩，砂岩中含有厚殼蚌和大型三趾馬的牙齒，我們暫把它規定為下三門期（泥河灣期）〔註10〕。砂岩的上部是含有平卷螺化石的綠色泥灰岩。我們所找到的文化遺物，就是在泥灰岩上面的砂礫層中找到的，因此我們將文化層的下限放在下三門期（泥河灣期）之後，即上三門期（周口店期）〔註11〕以內。

根據若干脊椎動物化石觀察，和周口店的動物羣相比較，我們認為這裏有比較新的動物，所以進一步的判斷這一帶的地層年代，可以把它規定在上三門期的上部。

從文化層中發現的化石，除了有20多種包括厚殼蚌在內的軟體動物之外，至少還有24種人類化石除外的脊椎動物化石，其中有若干是已經絕跡了的動物。

在長鼻目中，至少有兩種象化石，一種是納瑪古象，一種是原齒象，均有臼齒代表。納瑪象生存的時期比較長，在泥河灣期及以後的黃土期中都發現過。根據過去的記載，原齒象只在泥河灣期或更老的地層中發現過。這兩種象化石，是和石器共生的，在化石旁邊就有石器



圖5 又發現了一個人的牙齒。

發現。

在奇蹄目中，屬於馬類的化石有兩種，一種是大型的，一種是小型的。大型的似可以和三門期代表種的三門馬相比，這種馬到了上三門期之後即已經絕跡了；小型的可以代表一較新的種。同時還發現有梅氏犀化石，梅氏犀也是在上三門期之後即已經絕跡了。

在偶蹄目中至少有三種鹿化石，其中的一種是河套大角鹿，這種鹿比較新，曾經在河套東南部的薩拉烏蘇河的地層中發現過。

在肉食目中發現有熊的牙齒，由它的大小及其他一般性質來看，可以和周口店中國猿人產地發現的小熊相比。同時也發現有貉化石，由它的性質來看可以和三門期的中國貉相比。這兩種動物現在也已經絕跡了。

在齧齒目中大約發現有四種，其中有一件頷骨，由它的性質來看，可以和方氏有鼠〔註12〕相比。這種動物的化石曾經在上三門期及黃土期中發現過。

關於人的材料，只有3枚牙齒，但對於研究人類歷史來說，它的發現具有着一定的科學意義。我們觀察這三枚



圖6 在文化層中發現的一件石器。

牙齒：它具有若干進步的性質，如體積較小，齒冠較高，嚼面的紋理不甚複雜等；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若干原始性質，如上內側門齒具有顯著的舌節結，下第二臼齒的嚼面生有六個齒尖等。不過它的原始程度尚不能和中國猿人相比。由牙齒發育的情形來看，像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幼童。兩枚上門齒的舌面都呈現明顯的鐘形，這是現代蒙古人型的門齒的顯明性質。

從上三門時期的地層